



楚辭序

錢唐黃汝亨貞父撰



儒家譚文辭則莊騷並稱云間或以莊
生浩蕩自恣詭於大道其言多沈洋幻
眇不可訓屈騷所稱古連類昇經傳不
合小疵風雅總之文生於情莊生游世

之外故清濁一流醉醒同狀寄幻於寰
中標旨於象先而屈子以其獨醒獨清
之意沈世之內殷憂君上憤懣溷濁六
合之大萬類之廣耳目之所覽覩上極
蒼：下極林：催心裂腸無之非是辟
之深秋永夜淒風苦雨鬱鬱結於氣宣
寧

於聲皆化工段豈文人雕刻之末技詞
家模擬之艷辭哉馬遷讀莊生書而歸
之寓言此可與言騷也已矣宋玉而下
有其才而非其情賈誼有其情而非其
才誼之泣以死也又其甚者也亦猶晉
人者之嫉物輕世也莊之流也相如因

緣得意媚於主上所為子虛大人之篇
都麗寒廓之於溪婉其情可知已道不
同不相為謀鳴譟此反騷之所呂作也
儒者探易之幽而參於莊諷詩之深而
參於騷參於莊可以羣參於騷可以怨
其庶矣虛然莊多善本行世而楚騷獨
缺俗士罕及之繩武博物能裁蒐自劉
王訖於近代齧閤合文要於神情斯不
亦符節騷人而升之風雅之堂哉
萬曆柔兆閏茂之歲夏且朔

校楚辭章句後序

不佞非知騷者也而說慕騷讀傷靈
脩從彭咸語見謂庶幾谷風白華之什
而哀怨過之觀哀郢懷沙則忿懣濁世
湛沒清流以去無屈子忠也者而屈子
遇無屈子遇而屈子忠也者心悲之羌

玉以下二三君子法其從容而祖其辭
令方且以柔情入景語藻績易深厚至
九辯諸篇而迺始矩武其則而功令奉
之彼猶然自好者也蓋不佞居恒謂屈
子生於怨者也故鞿悅不勝其呻吟宋
景諸人生於屈子者也故呻吟不勝其

鞿悅要以情文為統紀豈可過乎是編
也不佞非以益騷而聊以畢其所慕繫
起窮愁而掄伊鬱也若曰或印之而成
抑之則不佞烏敢開罪靈均而為叔師
引咎哉嗟乎子雲反騷至其論玄也則
謂千載之下有子雲謂千載之下有子

楚辭後序
雲者而知玄母乃謂千載之下有屈子
者而知騷乎哉

萬曆丙戌月軌青陸翔鹽官馮紹祖繩
武父書於觀妙齋

觀妙齋重校楚辭章句議例

通計五則

第一印古

楚辭先輩稱王逸本最古蓋本楚未遠古文不
甚流濫脫軼百後人人各以意攙易若晦翁所
次九辯諸章固自珍函要非古人之舊矣今一
意存古故斷呂王氏本為正

第二銓故

楚辭解當漢孝宣時已令淮南王安通其義矣
惜乎言湮世遠今不復存東漢王逸彙其故為

章句蓋其詳哉至宋洪興祖朱晦翁俱有補註
總之不離王氏者居多茲顯主王氏章句洪朱
兩家間有裨益處為標其概於端俾讀者得以
詳考亦毋混王氏之舊焉

第三遴篇

楚辭編於劉子政者十六卷章句於王叔師者
十七卷至唐宋而下互有編次而楚辭後語則
朱子仍晁無咎氏之故云今主章句則仍章句
即莫贍後語不論矣

第四覈評

楚辭評先輩鮮成集即抽緒論大咸散漫茲悉
發家乘若張氏楚範陳氏楚辭洪氏隨筆楊氏
丹鉛王氏卮言等集一一蒐載而先王父小海
公間胥手澤隨列之要以佐章句及洪朱二氏
所不逮如壘所譏優場搏戲觀者大與寓焉固
用脩濫觴抑佶續鳧不取也

第五譯響

屈宋楚材故音多楚而間韻語亦必尋聲章句

弗詳考欲一通其響難茲取洪朱二氏者為紬
繹焉務宣其音響而已至與他本相證若一作
某：云者節之並從大文為治古文者要刪焉

楚辭章句目錄

第一卷

離騷經第一 屈原

第二卷

九歌傳第二 屈原

第三卷

天問傳第三 屈原

第四卷

九章傳第四 屈原



第五卷

遠遊傳第五 屈原

第六卷

卜居傳第六 屈原

第七卷

漁父傳第七 屈原

第八卷

九辯傳第八 宋玉

第九卷

招魂傳第九 宋玉

第十卷

大招傳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第十一卷

惜誓傳第十一 賈誼

第十二卷

招隱士傳第十二 淮南小山

第十三卷

七諫傳第十三 東方朔

第十四卷

哀時命傳第十四嚴忌

第十五卷

九懷傳第十五王褒

第十六卷

九歎傳第十六劉向

第十七卷

九思傳第十七王逸

楚辭章句目錄終

屈原傳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
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
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

稱帝譽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
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
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旣絀其後
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

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今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

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
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
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
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
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
乃作懷沙之賦

其辭見
第四卷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

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
所滅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
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
人及見賈生乎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
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
就又爽然自失矣

各家楚詞書目

王逸楚詞十七卷

晁氏曰屈原自傷忠而被謫乃作離騷經以諷懷王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歿於忠

楚辭附錄
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
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
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校書郎王
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里悼傷之復作
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
之爲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
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
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
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

成化本

詞

嶺

而

道

也

未

也

何

以

繫

九

歌

之

末

又

不

可

合

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
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

楚詞釋文一卷

陳氏曰未詳撰人洪氏得之吳郡林處德
祖其篇次不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
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
招惜誓招隱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
釋文亦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

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
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
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校書郎王
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里悼傷之復作
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
之爲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
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
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
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

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
十一爲九然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
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

楚詞釋文一卷

陳氏曰未詳撰人洪氏得之吳郡林處德
祖其篇次不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
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
招惜誓招隱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
釋文亦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

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
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氏按王逸
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
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
侍講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爲舊本篇
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然
則今本說之所定也

補注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始得

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
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爲
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修者成書又得
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
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
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
用力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

爲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
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
隱九懷九歌爲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
按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
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篇
或不次第於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
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
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摠憤所作者故遷
於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

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故
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
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或以
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
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
時人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
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爲楚辭下八卷
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濶矣
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

續楚辭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爲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爲辭迫原蓋深探其用意疾隨其步趨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變離騷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旣集續楚辭入擇其餘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

者爲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猶服盡而系其姓於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晁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篇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三

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能
曉者

龍岡楚辭說五卷

陳氏曰永嘉林應辰渭起撰以離騷章分
段釋爲二十四段其九章諸篇亦隨長短
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沉汨羅比諸浮海居
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其論離騷一篇
詞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
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興寄高遠登

昆侖歷閩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
儒乃以爲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
馬遷賈誼揚雄皆未嘗有異說漢去戰國
未遠恐非虛語也

楚辭贅說

陳氏曰右司郎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爲
哀湘纍賦以反賈誼揚雄之說又爲此書
頗有發明

楚辭集註八卷

朱子曰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
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
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氏皆祖原意而離騷
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
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
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
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
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
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

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
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技
淚謳唸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
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
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
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
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
其趣如太史公益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
逵之書世不復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

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民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

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與於人言者

不計於來者

本可於又

與於人言者

不計於來者

本可於又

與於人言者

不計於來者

楚辭章句總評

揚雄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
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
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
卿亮不可及

魏文帝曰優游按衍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
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
長卿子雲不能及

沈約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
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
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平子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
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
締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
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
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

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
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
意製相詭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
於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
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
荆山之玉矣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
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

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鷺則時乘六龍崑崙

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

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
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
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

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

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竒其
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
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
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
酌竒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
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
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辯騷

又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
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

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
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榦劉向云明不歌
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
隧士薦之賦狐裘結言扞韻詞自己作雖合
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
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宇於楚辭也於是荀况
禮智宋玉風鈞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
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貌以窮文斯
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詮賦

又曰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
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
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
也聲律

又曰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
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
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
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
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

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
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
睢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
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
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
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
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蟬
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
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

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
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
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
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

比興

又曰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風嚴於奏
令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
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
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
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

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晞燁之
竒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時序

又曰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
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及長
卿之徒詭執瓊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
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
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
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
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則似窺情風景之上鑽

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
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
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
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
或精思愈踈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
銳華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執以會
竒善於造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
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飄
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

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
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
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
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物色

劉知幾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
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
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
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
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

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

載文

皮日休曰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若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嘆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怨素豔幽快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楊雄有廣騷梁竦有悼騷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文爲離騷之兩派也

蘇轍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又曰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

葛立方曰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耳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是乎賈生謫長沙傳渡湘水爲賦以吊之所

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

洪興祖曰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然則自騷經至漁父皆賦也後之作者苟得其一體可以名家矣而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然司馬相如大人賦率用遠遊之語史記屈原傳獨載懷沙之賦揚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統所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子雲有

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朱熹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

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
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
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
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
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
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
昏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
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
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

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
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
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
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
以不察也

又曰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
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
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
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

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又曰古賦湏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

又曰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耶愚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

南十五國風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澤也深風雅旣變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而猶有詩人之六義故動吾夫子之聽但其歌稍變於詩之本體又以今爲讀楚聲萌蘖久矣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初不正名曰賦然賦之義實居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於此以求古詩所賦之本義則情形於辭而其意

思高遠辭合於理而其旨趣深長成周先王
二南之遺風可以復見於今矣

又曰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
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
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
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
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
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
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

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尚辭而不尚
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又或失於
辭尚理而不尚辭則於詠歌之遺而於麗也
何有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
也麗其理也則而有風比雅興頌諸義漢興
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
瞻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
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
高似孫曰養氣之學孟子一人而已士之有所

激而奮者極天地古今之變動山川草木之情狀人物智愚賢否是非邪正之銷長有觸於吾心有干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徃徃出於危激哀傷之餘而其氣有不可過者舉天地今古山川草木人物盛衰之變皆不足以敵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爲者乎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李塗曰楚辭氣悲

葉盛曰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宣王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而大雅復興褒姒之禍平王東遷黍離降爲國風王德夷於邦君天下無

復有雅然列國之風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
故風雖變而止乎禮義逮株林澤陂之後變
風又亡陵夷至於戰國文武之澤旣斬三代
禮樂壞君臣上下之義瀆亂舛逆邪說姦言
之禍糜爛天下屈原當斯世正道直行竭忠
盡智可謂持操之士而懷襄之君昵比群小
讒佞傾覆之言悖埋心耳原信而見疑忠而
被謗離騷之作獨能崇同姓之恩篤君臣之
義憤悱出於思泊不以汙世而二其心也愁

痛發於愛上不以汚君而韜其賢也故離騷
源流於六義具體而微興遠而情逾親意切
而辭不迫旣申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遠
遊天問大招而猶不能自己也其忠厚之心
亦至矣班固乃謂其露才揚已苟欲求進甚
矣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專爲君而無他迷
不知寵之門之意也顏之推至謂文人常陷
輕薄是惑於固之說而不體其一篇之中三
致其意之義也遠遊極黃老之高致而揚雄

乃謂棄由聃之所珍大招所陳深規楚俗之
敗而劉勰反以娛酒不廢謂原志於荒淫豈
騷之果難知哉王逸於騷好之篤矣如謂夕
攬洲之宿莽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崑崙涉流
沙則禹貢之敷土就重華而敷詞則臯陶之
謀謨又皆非原之本意故揚之者或過其實
抑之者多損其真然自宋玉賈誼而下如東
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
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嗟味而已

若夫原之微言匿旨不能有所建明嗚呼忠
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
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
薄也而劉勰猥曰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
波而得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
致徒欲酌奇玩華豔溢錙毫至於扶掖名教
激揚忠蹇之大端顧鮮及之如此則原之本
意又將復亡矣

何孟春曰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

始多其詞雖淡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遺意
猶有存者

姜南曰屈原與楚同姓其愛君憂國之忠之死
不變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讀其書傷其志而
敬其人也而賈誼吊之則曰歷九州而相君
何必懷此故都而大史公因之以立論此非
原之志也蘇頴濱之言似得之矣

又曰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
氏司馬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性

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司馬遷周之言出
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尚書春秋
張時徹曰屈子遭讒被放九年不返抱石懷沙
自沉汨羅以死九歌九章之作其悲憤極矣
余讀而傷之王子淵作九懷劉子政作九嘆
王叔師作九思陸士龍作九愍皆以極藻績
之詞宣瘋癘之抱者也

唐樞曰嘗讀楚辭味離騷經竊疑瑰士自用激
發憤嫉無以槩諸聖及語蓋衷耿然三代完

節然終不可以爲訓况呻吟不恙暨齷齪自
以僨者雜次同糶可耶原藻致迥爲詞祖九
辯後諸作計亦必傳顧藝成而下要非正性
之習靈修爽世麗作同聲和者彙起而莊山
感離憂之情道騫善昂切之韻是則楚之辭
也傳云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夫其能者能
稱詩以諭其志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溷之
以不類非矣

茅坤曰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

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爲
風䟽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
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
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
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䟽疑於激叔
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尤然推孔子
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

王世貞曰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爲漢中壘

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爲經而以原別
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
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爲
傳其十六卷則中壘所撰九歎以自見其意
前後皆王逸通故爲章句最後卷則逸所撰
九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屈子之
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
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
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已競乎危

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懟不容
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
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
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
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
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
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
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
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爲屈信龍蛇而已卒

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爲詞賦
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
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
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
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
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
頌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
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
哉夫亦以筵筮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馱

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
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
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
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
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
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
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詆中壘王
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於顯故輕擬夫輕

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

又曰三閭家言忠愛排剛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乎

又曰屈氏之騷騷之聖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故自作者毋輕優劣

又曰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俳放而有制其所以爲長卿乎子雲雖有剽模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劉鳳曰詞賦之有屈子猶觀游之有蓬閨縱達之有溟海也

